

「世界級」樂團朝聖的不同感受

前後四天在兩個香港旗艦級音樂廳聽了兩場堪稱「世界級」樂團的音樂會，分別由來自意大利具有深厚傳統的羅馬聖切契利亞管弦樂團（Orchestra dell'Accademia Nazionale di Santa Cecilia - Roma），和兩年前已慶祝成立五十周年，來自匈牙利的高大宜弦樂四重奏（Kodaly Quartet），都是在國際樂壇上具有不墮聲名與地位的世界級名團。

這兩個團都具有悠久歷史。「聖切契利亞」成軍於1908年，今年則是110年的慶典年，「高大宜」則於1966年成立，兩個樂團過往都錄製有大量錄音，這些錄音亦為兩個樂團在國際間建立崇高聲譽，香港兩場演出也就吸引了很多朝聖者。

文：周凡夫

就兩個樂團的錄音而言，仍能一直保持着「傳統」的風格，不會「加油添醋」，不會過分誇張炫技，特別是處理古典樂派的作品，不會為迎合潮流而將樂曲變身為浪漫樂派。更巧合的是「聖切契利亞」第一場全俄羅斯作品，筆者聽第二場，則是貝多芬寫於1800至1808年間的三首樂曲；而「高大宜」所奏三首弦樂四重奏，則全是維也納樂派，莫下弦樂四重奏這種演奏形式的海頓、莫扎特和貝多芬的樂曲。於是這兩場聽的都是誕生於維也納，1784年至1808年間的音樂，但卻都是來自非德奧地區的樂團演出，亦可說是很湊巧了。

追求「美聲」精準平衡

這兩個「維也納以外」的樂團，同時都具有相同的「老派」特質，每一個樂句、每一個和弦，都追求精準平衡。在帕帕諾爵士（Sir A. Pappano）棒下的「聖切契利亞」演奏的「貝二」和「貝五」兩首交響曲，是完全是十足掌控下的規範式演奏。儘管「貝二」和「貝五」可視之為「古典」和「浪漫」兩個不同時期（風格）的音樂，但那畢竟亦是前後相差只有六年（1802和1808年）的作品。當晚的「貝五」處理，也就顯得較為自制，最明顯的是第三樂章進入第四樂章時的爆發性和弦，便沒有「放任」所帶來的激情，仍是採用層層推進、直到結束前的大凱旋高

潮時才「發力」，將樂曲推上全晚的最強音來結束。但雖如此，那種最強音仍然是很有制約性的。

至於去年剛與柏林愛樂樂團來過香港的韓國青年鋼琴家趙成珍（24歲），今回與「聖切契利亞」演奏貝多芬「第三鋼協」，第一樂章樂團悠長的引子後，趙成珍奏出來的琴音，即讓人有「耳前一亮」之感，那種「亮」並非奪目光彩，而是圓潤明亮卻不過分的音色，這種聽來並無刻意雕琢，但卻充滿美感的聲音，在第二樂章的華彩樂段仍然保持。聽眾聽到的是美麗的美聲、快速的跑句，更是「珠落玉盤」的典範寫照。映照之下，不難見出「聖切契利亞」的貝多芬交響曲也好、協奏曲也好，同樣在追求有如意大利歌劇美聲唱法（Bel Canto）的「美聲」效果。這其實亦正是古典甚至早期浪漫時期講求平衡、均衡美感的風格，當然，「美」的標準與要求，仍總會隨著時代而變化，「聖切契利亞」的美聲，要展示的更是較為內斂的詩情，多於外在的激情感染，這亦當是有好些「朝聖者」未能有滿足感的原因。

美學跟循傳統做法

同時，樂團的樂器擺位，可說仍堅持「老派」方式，不僅將第一、二提琴分置指揮左右，大提琴在指揮的左前方，低音提琴則在左後排，當晚唯一的打擊樂器定



羅馬聖切契利亞管弦樂團演奏貝多芬第五交響曲。 康文署提供



羅馬聖切契利亞管弦樂團與趙成珍演奏貝多芬第三鋼琴協奏曲。 康文署提供



高大宜弦樂四重奏（Kodaly Quartet）在香港大會堂的演出。 康文署提供

音鼓，亦置於偏向右側；「貝五」的法國號與長號、小號則分置後邊的右側與左側，從樂團的宣傳照片可以印證，這亦是樂團在羅馬「基地」演出時的擺位方式，搬到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，筆者在堂座略有點右傾的位置聽來，定音鼓便時有「突出」感覺，這相信與場地關係較大。

同樣地，高大宜四重奏的表現，除了在美學上仍跟循着傳統的做法，亦和場地有點關係。弦樂四重奏的形式安排在大會堂音樂廳超過一千座位的空間演奏，儘管場館的音響傳聲效果敏銳，但較後座位聽來音量仍難免會消減了。奈何如改到四百多座位的劇院，感覺親密了，音色卻難免受影響；加上四百多座位只演一場，又難滿

足「市場要求」，確是「兩難問題」。不過，這次「高大宜」的「老派」風格演奏，海頓的G大調作品77，四個樂章都有不同的特點，首樂章的輕巧和跳弓，慢板大提琴主導的優美，都是預期的，但急板的第三樂章小步舞曲和終曲，仍然奏得頗有節奏性，並無澎湃的激情，全曲也就保持着宮廷式的、自制性的活力風格。

接着莫扎特的降B大調第十七K.458《狩獵》的動力和張力感相對加強了，尤其是終章那種開心快樂的歡樂性，很典型的莫扎特式樂音，但奏來還是很平衡的美聲追求；下半场貝多芬的E小調作品59之第二首《拉祖莫夫斯基》，這種「美聲」均衡的處理沒變，但四個樂章的對比

性已較強，首尾兩個樂章奏出了激情，終章更有點戲劇性，第二樂章慢板，更是將弦樂器的柔美奏出了極致，全曲基本上保持着均衡的美學風格。

然而，四位弦樂手追求四重奏有如一體的美學風格，在服飾上沒有採用傳統標準的演出服，那並不是問題，問題在於四位弦樂手的演出服飾，除了都是黑皮鞋、黑長褲外，上衣都各有不同，一提和大提琴手雖然都是黑色上衣，但一提的衣袖卻有繡上袖口紋飾，二提的衣領和鈕扣鈕門剪裁更不一樣，中提琴手的上衣在燈光下所見則是淡綠色，演出服的明顯差異，應不會影響音樂的演出質素，但那卻是形象上的大問題呀！

由《I Sick Leave Tomorrow》推敲本地商業劇場的未來

香港商業劇場，由千禧之初詹瑞文《男人之虎》、W創作社《孽到爆》等以喜劇掛帥的演出算起，來到近年神戲劇團以翻譯劇招徠，確行了一段不短的路，但以喜劇、明星、鋪天蓋地宣傳吸引觀眾的行銷策略是否走到了盡頭？

舞台劇在觀眾眼中已不是新鮮事，加上近年引進香港的表演藝術日趨多元，音樂劇、馬戲、露天音樂會，選擇愈來愈多。香港戲劇業界可有對策？十一月初在灣仔香港藝術中心麥高利小劇場上演的十四場《I Sick Leave Tomorrow》可能見到一些端倪。

題材是上班族最貼身的「請病假」，演員包括非常有觀眾緣的韋羅莎，及早前在《夕陽戰士》已合作過的資深演員張銘耀、邱頌偉。三位演員在香港最親密的劇場空間麥高利，要打動觀眾自然是手到拿來。《I》劇以喜劇為基礎，輔以錄像，並特別注重與現場觀眾互動。雖然這非《I》劇獨有，但是此劇的確是特別着重與觀眾互動，無論在劇場內或劇場外。

讓觀眾成為同夥

此劇開演之前先有同名小說在網上平台連載，觀眾購票亦不經城市售票網等售票渠道，而是到《I》劇專頁下單。觀眾一旦進入專頁便已參與角色扮演，專頁的admin自稱為HR（Human Resources），而觀眾來看戲則被暱稱為「請病假」，意味着閣下由打算訂票的一刻即進入了演出範圍。只有這些的話，還不過是一個玩噱頭行銷策略，《I》劇將這意念玩得更徹底，觀眾收到的入場券，其中一面是張工時卡，觀劇時要先在劇場門外的卡鐘打卡，所以遲入場的話會記錄了遲到的時間，入場的觀

演出的門票、給讀者的手寫信和場刊。



《I Sick Leave Tomorrow》劇照

眾要join劇中公司的WhatsApp群組，劇中演員都在裡頭，演出時群組的對話會投影到台上。到最後，觀眾在群組的留言會成為演出的一部分。

笑也要講求深度

《I》由一個商場推廣項目引起的公關災難開始，三個主角合力擺平之後卻沒有得到公司肯定。「明天請病假」是喘息也是消極的反抗。戲去到中段，暫時離開辦公室劇情，插入演Master Class，教觀眾扮病請假的演技，病假前和病假後需要運用不同的演技，又請觀眾落場實踐。現場氣氛由此被炒熱，觀眾和演出的關係更緊密。回歸辦公室劇情，至後段三位主角不合理地被調至行將遣散的部門。Sick Leave，在廣東腔英文，很容易被讀成sick live，可指向討厭生活，或病態生活。至此，《I Sick Leave Tomorrow》的解讀層次漸現，扮病假放假，因討厭生活。討厭，因為生活是病態的。最後，有人選擇離開。雖然不一定能離開病態的生活，但最少向「識Live」（Sick Leave諧音）——懂得生活，行近了一步。

將好感帶回家

到這裡，個劇似乎是結束了。但整個表

演的Part Two才開始。三位演員出來，請觀眾在WhatsApp群組羅列出一堆奇怪的請病理由，再選出其中最有趣的，和多名觀眾一起現場演繹用這個理由請病假。筆者看的一場，剛好有任職HR的觀眾，HR的角色由她演繹。至此，整晚節目的氣氛和投入度飆升至最高點。現場觀眾樂不可支。另一氣氛高位是，全場合唱由容祖兒《心淡》改編的《I心淡Tomorrow》。散場時，觀眾統統笑着離開。冷不防，出口有人提醒「收工打卡」，觀眾排隊打卡同時會收到一封信。信封面叫大家回家才拆閱。

打開信封裡面是一封手寫信，開解各位觀眾：請病假不是沒有責任心，而是人需要在瘋狂的工作之中抽離。信中更留下劇中「負能量信箱」的電郵地址，觀眾若有不快，可去信求助或抒發，《I》劇團隊會回信。如觀眾願意，有關問題和回覆經化名及調整後，會在該劇的專頁分享，以幫助遇上類似困難的人。同時，十場演出開設的十個群組，在截稿前依然有互動。

《I》門票一律三百六十元，以麥哥利的演出計，絕不便宜。但觀眾由訂票至散場後一直被重視被寵愛的體驗，應該從未在其他香港商業劇場感受過。香港商業劇場的未來，可能會是情感分享的時代。每個劇團或製作單位的動員力，將左右他們的發展。

文：Pianda

圖：Pianda、ISLT提供

周末好去處

香港管弦樂團 維也納新年音樂會

香港管弦樂團（港樂）每年除夕均會將維也納傳統移師至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，與樂迷一起送舊迎新。今年12月30及31日，著名小號演奏家赫爾塞思將聯同被《新蘇黎世報》稱頌為「新一代德國指揮家的明日之星」舒曼，與大家一同迎接新年來臨。屆時，赫爾塞思將演奏多首樂曲，包括亨密爾的小號協奏曲和皮亞佐拉為小號及樂團編曲的《自由探戈》等。而維也納新年音樂會



Time Thing Helseth 攝影：Paul Mitchell

當然不能缺少小約翰·史特勞斯的傳統新年作品。在樂迷離開音樂廳參與新年煙花匯演和倒數活動前，音樂會最後將以《藍色多瑙河》、《拉德斯基進行曲》等維也納金曲，與樂迷一起送舊迎新。

日期：12月30日、31日 晚上8時
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節目查詢請致電+852 2721 2332或瀏覽hkphil.org

「Affordable Art Like」 小克二次油畫展

「海港城·美術館」正舉辦「Affordable Art Like」——小克二次油畫展，展出有「聲貓爸爸」之稱的本地著名藝術插畫家小克一系列以「何謂藝術」為創作主題的「二次創作」油畫作品。自於流行雜誌《東TOUCH》連載十多年的漫畫專欄《偽科學鑑證》結束後，小克一直在靜思藝術創作的真正意義。眼見近年在港舉辦的「Art Base」及「Affordable Art Fair」等現代藝術買賣展覽的興起，更令小克對於「何謂藝術」這議題作出深刻的反思。

是次展覽，小克決定跟所有藝術愛好者來一場集體遊戲，並將其一向擅長的惡搞百厭風格，搬字過紙到純藝術界。他先親自到深圳「大芬油畫村」，買下一批他認為最工廠式、最欠個人風格、俗稱最「呃遊客」的油畫——就是藝評家口中最「Cliché」、或是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筆下最「Kitsch」的「偽偽商



品」——例如「香港夜景加帆船」之類的「風景畫」，再為每幅作品親筆加上「維港巨星」或「聲貓」等漫畫連載中的角色，最後變成一幅又一幅「二次創作」。他希望藉着這次「行為藝術」，試探一眾粉絲或根本不知小克是誰的遊客的藝術鑑賞水平之餘，一方面探討「何謂藝術」，另一方面反

映在流行文化影響下，香港或全世界fine art market的評判意識及消費底線如何被挑戰。

另外，小克同時展出其過往漫畫專欄《偽科學鑑證》內的漫畫原稿。務求新作舊作、一次及二次創作大集合，跟大家面向這個熟悉又陌生的海港，一起回首與前瞻，並看看可以「Art」到幾多Like。

日期：即日起至2019年1月6日

上午11時至晚上10時

地點：「海港城·美術館」尖沙咀海港城海洋中心二階207號舖